



7247.7
他們參加了
農業生產合作社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他們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(上海郵刊證五四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書號 1293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/3 字數 21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5,001—63,000

定價(2) 一 角

10513
1346
(3)

I 247
59

編者的話

自從毛主席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報告傳達到農村以後，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他們在共產黨的教育和關懷下，踴躍地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這書所搜集的十篇故事，都說明了農民、特別是貧農和下中農都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，而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，又使這種積極性一天一天提高。因此，有的日夜盼望加入社，也有的一經旁人勸說就認識了入社的好處，最後都歡歡喜喜地參加了合作社。

毛主席指出：“全國大多數農民，為了擺脫貧困，改善生活，為了抵禦災荒，只有聯合起來，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，才能達到目的。這種感覺，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。”從這些故事中，我們能夠真切地體會到農民的這種感覺，他們的經濟地位，使他們從生活中體會到個人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的一致性。

這些故事中，還有工人說服家屬入社的生動例子，這無論對工人和農民來說，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。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

目 錄

- 我終於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……工人家屬曹金仙(1)
- 這一次,批准了!……工人家屬吳根妹(4)
- 杜忠兒的心事……浩 然(7)
- 爹兒倆走上一條道……張 凱(11)
- 我們全家歡歡喜喜地入了社……農民馮愛花(14)
- 兩兄弟……周定舫(18)
- 老工人陸寅生鼓勵家屬入社……(23)
- 一個工人家屬入社的故事……(27)
- 父親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路……工人楊志成(32)
- 中農陸寬得申請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……李本雲(36)

我終於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

工人家屬 曹金仙

現在我總算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了。這一次，我真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，心裏越想越開心，連做夢也要笑出來了。

我叫曹金仙，住在上海市吳淞區砲台鄉曹胡村，成份是貧農，又是一個工人家屬，丈夫王允生在吳淞區南張華浜船舶修理製造廠做工。我獨自一個人，帶着三個小孩，侍候着一個年老的婆婆，在家裏種着六畝半土地。大兒子十二歲，在吳淞灣北小學讀書，最小的孩子還正在吃奶，每天，單是燒飯、洗衣等家務勞動已够我忙的了。特別困難的是我已患了三年的心臟擴大症，今年剛剛好，過去是三天倒有兩天病在牀上，因此我不得不僱短工來種田。去年一年，就僱了一百二十個工，等到秋收後，棉花收好，公糧交完，付掉僱工費，望了一年，只落到幾根柴，心裏實在傷心！所以我老早就想參加合作社了。

去年冬天，聽說我們村裏也要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了，這真把我高興死了，我想：從今以後，生產有依靠了，不要再擔心事啦！我的丈夫也動員我參加合作社，他說：“我們都是

翻身的人，毛主席來了，不但分得了土地，而且又做了工人。我們眼光要看遠一點，早一點入社，就是早一點到社會主義。”我聽了丈夫的話更是有勁，天天跟着合作社開會，並搶先報了名，連土地證也拿了出來，一心一意等入社了。但當時鄉支部領導上有些小手小腳，認為我們工人家屬生活依靠大煙囪，又沒有勞動力，入社是為了甩包袱，因此社裏的負責幹部就對我說：“我們是初辦社，沒有經驗，社大了不好搞，你勞動力又少，你的困難社裏也無法幫你克服。現在區裏只批准我們二十二戶，再要求也沒有用了。”我當時真失望，但我又想：只怪我沒有勞動力，所以社裏不要我。我就下定決心，要好好鍛鍊，學會本領，讓合作社看看我到底行不行。今年不入社，明年一定要入社。今年一年來，除了挑糞等重生活，由我丈夫回來幫助外，其餘我都自己堅持下來了。我天天一清早，帶了孩子和午飯到田裏去，做到天黑才回來。六月裏，太陽頂在頭頂上，我也帶着凳子坐着去脫花，耘草，因此今年除了捉花時僱了一工外，其餘的工作都由自己做了。我現在除了車水外（因心臟病偶而要發，不能抽水），已樣樣能行了。村裏的人也為我高興，說我和去年大不相同了。我自己也很開心。但畢竟是單幹力量小，今年合作社棉花每畝收一百七十斤，我只收到一百三十斤。秋種時，我又急急地催社主任譚阿林說：“你們幾時擴社呀，今年總不能再不要我了。”她對我說：“快了，快了，不要心急。”

我聽了她的回答還是很不放心。當我看到社裏種小麥，我也選好了十五斤麥種，十斤蠶豆種，作為入社的投資。

自從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指示傳達下來以後，譚阿林到鄉裏參加了積極分子會議，回來就宣傳說：“毛主席已經有了指示啦，我們今年要開大門了。”我聽了真是鬆了一口氣，我想這是毛主席親自講的話，我今年入社一定拿得穩了。毛主席真好，他老人家看到了我們的心裏，曉得我們單幹的困難。如果老社再不開門，我門縫裏擠也要擠進去。我的丈夫看到了毛主席指示後，回來快樂地對我說：“毛主席這樣關心我們，我們再不帶頭，那就太落後了。”又說：“現在社會主義建設非常快，希望你入社後，思想比我進步更加快，爭取做個共產黨員。”

我現在已正式參加了月星農業生產合作社，而且已和別的社員們一起集體勞動了。我天天清早出去，做到天黑的時候才回來。我雖然小孩多，有些困難，但我想：任何困難總比不上單幹再困難。我希望鄉裏早點辦託兒所，我把兩個小孩放入託兒所，爭取每年做三百工。想想社會主義就在眼前，我晚上睡覺也要笑出來。我一定下定決心，把社搞好。

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“解放日報”）

這一次，批准了！

工人家屬 吳根妹

現在我總算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了，這已經是我第三次申請入社了。我在棉花地裏摘花時，想起這件事就會笑出來。

我叫吳根妹，住在上海市江灣區工農鄉狄家浜。我是一個工人家屬，大兒子在無錫紗廠裏做工，我獨自一人帶了三個小孩子在家裏種三畝二分田。

一九五一年，我的丈夫在無錫做工，後來因工傷死去。政府對我們真是照顧週到，醫藥費、送葬費照顧了不算，每個月還津貼我們四十元家用，同時還把我的大兒子送進廠裏去學手藝。想想國民黨時候，工人死傷了啥人來管呀！只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人民政府，才對我們勞動人民這樣關心。這些事我是記在心裏的。後來我響應政府號召，參加了互助組。

一九五四年春天，村裏組織合作社，我想共產黨毛主席領路，叫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，一定不會錯。我的兒子又從無錫工廠裏寫信來說：工人努力生產支援農民，農民搞合作化支援工人，才能使我們國家建成社會主義。我想想這道

理很對。農業合作化可以支援國家工業化，國家工業化，就能造拖拉機來耕地，那是多麼好呀！再想想我一個人種田，勞動力又弱，重生活做不了，又沒錢叫短工，什麼重生活都要自己來。挑糞別人挑一担，我只能挑半担，要比別人多挑幾次。稻田要車水自己又不會，弄得時常身體不好。我想入了社，社裏會調配勞動力，能做啥就做啥，這多好，因此我一心想參加合作社。去年春天我第一次報名，社裏說因為合作社剛成立，人多了不好掌握。我沒有辦法，心想：再等一年吧，他們總會批准我的。

一九五五年春天，聽說老社要“開門”，我又去報了名，我起早趕夜地給孩子織絨線衣，想做掉些家務事情可以一心入社，但又沒有批准。當時我心裏氣極了，我想：你們要走社會主義的路，難道不要我走社會主義的路嗎？但是氣也沒用，我決心再等一年，反正我總有一天會入社的。

九月初，鄉裏通知我去參加積極分子會議，聽鄉指導員傳達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指示。我聽了報告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，我想這次好了，有了毛主席的指示，我可以入社了。毛主席雖遠在北京，他老人家却曉得我們的心思，曉得我們農民要辦合作社，他就發出農業合作化指示，替我們作了主，想想真比親爺娘還好。我在小組討論時就第一個報名參加虹光農業生產合作社。鄉裏一共開了四次積極分子會議，我在會上越聽越有勁，一次也沒有缺席。我

自己報了名不算，還去動員別人入社，我對他們說：“早一天入社就早一天走上社會主義的路，不組織起來怎麼支援工業化呢？”同時我又向他們解釋，參加合作社一定要自願。後來徐文娟等幾家也報名參加了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新社員要參加社裏勞動了。我在前一天就叫女兒寫信告訴在無錫的兒子說：你媽已參加了合作社，明天就要到社裏勞動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

現在我們十二個新社員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，已經集體生產一個多星期了。他們選我做小組長。我現在天不亮就起來，提早吃完早飯，就領着社員到田裏去生產，勁頭可大了。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去問問老社員，問問鄉裏同志。我雖然不識字，但我懂得社會主義的好處，我一心要把社搞好。

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四日“解放日報”）

杜忠兒的心事

浩 然

杜忠兒是河北省新樂縣宋村的一個貧農。一九五三年秋末的一個晌午，他的親戚張世賢來勸他參加新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當時他心裏想：誰能保險把這件新事辦好呢？就說：“看看再說吧。”

從這天起，杜忠兒時時都在考慮着這件事。他下地時，常常繞個彎，到合作社的地裏看看青苗，還跟自己種的莊稼比較比較。他碰到熟人時，常愛打聽打聽，他聽到各地都在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，聽到有的社用上了拖拉機，特別是當他看到入社戶比自己多收了糧食，這時，他就下定決心要入社。

一九五四年秋後，共產黨員范喜兒和田文清正醞釀準備成立合作社。杜忠兒聽到了很高興。他找到范喜兒問道：“我報名加入你們社，可以嗎？”范喜兒回答說：“可以，等我們研究一下通知你吧。”

杜忠兒回家後，便把家裏的糞準備好，等着入社。不論社裏開什麼會，不等人通知，他飯不吃就跑去聽。他想：自己很快就當上社員了，也能和大家在一起幹活了。

杜忠兒一直等社裏把“四評”搞完了，他入社的事還沒有個消息。他見到社裏的人就打聽，可是等到一九五五年春天，還是沒有下落。這時，他再也等不下去了，他找社幹部張世賢問道：“為什麼不吸收我入社？”張世賢說：“誰知道你是不是真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！”

杜忠兒為了表示自己真心入社，主動找到田二維、范保印等貧農戶，結成了一個互助組，幹得很帶勁。以後他又找社長范喜兒說：“今年秋後該要我入社了，咱們的地連着，一塊兒種有多好哇！”社長說：“我們不吸收了，等一年，我們有了經驗再說吧。”

杜忠兒還是不洩氣，他還是找鄉幹部、社幹部要求入社。一九五五年掛鋤時，他才從別人那裏知道：原來是社裏嫌他窮，不吸收他入社。一九五四年范喜兒、范二造成立社以後，就跟大家商量吸收杜忠兒入社的事，社幹部裏邊富裕中農多，討論了好幾次都沒有通過。社長怕違反“民主”，又不好意思直截了當拒絕這個熱心腸的貧農，於是就只好用推托的辦法來應付。

杜忠兒知道了這事，心裏很難過，他說：“我一定要入社，他們關上門，我也要喊開！”

高粱晒紅米了，杜忠兒的心事更加沉重了。一天，他正往地裏走，迎面走過來社長范喜兒。杜忠兒說：“喜兒，秋後讓我入社，吸收嗎？”范喜兒說：“一定吸收，辦社要依靠貧農



杜忠兒說：“喜兒，秋後讓我入社，吸收嗎？” 范喜兒說：“一定吸收，辦社要依靠貧農啊！”

范一辛畫

啊！”杜忠兒又問：“真的？”范喜兒說：“真的，晚上到社裏開會去吧。”

晚上，杜忠兒連飯都沒吃好，就到社去參加會。院子裏的人滿滿的，他剛找地方坐下，社長范喜兒講話了，他說：“以前，我們辦社沒有依靠貧農，這是我們違反了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。今後我們一定要改正。希望你們都跟杜忠兒一樣，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……”這時，杜忠兒的心跳起來了。他高喊着：“我報名入社。”

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。這是杜忠兒有生以來第二次受到人們鼓掌歡迎，第一次那是在土地改革時通過分給他三間磚房的時候。這次，他流出兩顆豆大的熱淚。

現在杜忠兒已成了建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骨幹。他逢人就宣傳社的好處。他還動員了王福順、張新海等十一戶貧農報名入了社。最近，他已被社員們選為生產小組長。

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“解放日報”）

爺兒倆走上一條道

張 凱

這些天，北京市豐台區小井鄉的農民正在談論着宋老頭入社的故事。大夥兒都說，這老頭過去是三斧子也劈不開的死榆木疙瘩，這回可開竅啦！

一九五四年鄉裏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，宋老頭的孫子宋松生積極要報名入社，可是回家跟他爺爺一商量，宋老頭粗聲粗氣地說：“入社？這個事兒我可不幹。入了社使錢不方便，再說準比單幹增加收入嗎？以前我們欠下的二百多元債務，入了社準還不了。我看再單幹一年再說。”

宋松生耐心地給他爺爺講入社的好處，可是老頭兒說：“願入你入，我得再單幹一年，把債還上再說。”倆人為這事又爭論了好幾天，最後，小井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過討論研究，決定批准宋松生入社，讓宋老頭留在社外單幹。

宋松生入社後積極勞動，被選為生產組長。他把自己的一份田地帶進社裏，給宋老頭留一半好地。宋老頭心裏想，我這七十歲的人，種了一輩子地，論種地，這夥娃娃可趕不上我。今年上半年，宋老頭的挨着合作社的一畝六分地，種的芸豆，沒想到竟不愛結角兒，每畝平均只收四百五十



松生勸他爺爺一起入社，宋老頭說：“願入你入，我得再單幹一年，把債還上再說。”

范一辛畫

斤，而旁邊入了社的一畝二分黃瓜，每畝平均收到八千多斤。生產相差這麼大，宋老頭很納悶，心想也許是肥料不足吧，那麼下一季種大白菜就多上肥。真的，到秋季，他買了一百一十元的肥料，上在一畝六分的白菜地上。本錢不算小，但是因為他的工不多，沒有分期施肥，比起合作社的菜來還差得遠。老頭兒這時才覺得合作社真行。

前些日子，宋老頭把自己一年來單幹的收入，跟宋松生入社後的收入做個對比。老頭兒三畝多地全年總收入才三百二十多元，除了生產開支和其他費用，所剩無幾，原來計劃要還的二百五十元債務，不但還不上，而且又向私商欠下肥料款五十元。真是前債不清，後債又到。宋松生呢，到現在已經掙了一千二百多分，分配到一千一百五十斤玉米，還有白薯、黃豆，他還向社裏借支過七十多元；到秋後決算時候，還能分到二百多元，足夠老頭兒還債。

在事實面前，宋老頭才深深感到單幹不如入社，就決心入社。他說，“再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，準要吃虧，我今年已決定報名入社，和松生一塊走社會主義大道。”

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四日“北京日報”）